

老伴儿,让我抱你过马路

◎张鹰

在十字路口,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怕绿灯时间不够,将行动不便的老伴儿抱过马路。他每一步都走得特别费劲,可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实。两位老人过了马路,老太太流泪了,老先生则动作轻柔地帮她擦眼泪。

这张照片是一位19岁的青年无意中拍摄到的。他说,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平凡的爱,自己真的很少见过。这次看到后,他感到很震撼,就把照片上传到微博上,希望看到的人能懂得爱、珍惜爱。

看到这张照片,我落泪了。我想,那时那一刻,老先生的眼里一定饱含着爱意和心疼,老太太的心里一定充盈着温暖和幸福。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情?老先生用行动告诉人们:幸福,就是能够在贫穷时同甘共苦;爱情,就是能够在暮年时相依为命。

“……红颜已退白发飘,这一生还是你最好……”这是电视剧《金婚》的主题曲。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有一个人不离不弃、风雨同舟地走过;在你身卧病榻的磨难中,有一个人衣不解带、无微不至地照顾;在你年事已高步履蹒跚的时候,有一个人牵住你的手,抱你过马路……这样的婚姻温暖人心、令人向往。所谓地老天荒、相濡以沫,所谓最浪漫的事,是与你一起慢慢变老,应该就是这样吧!

年轻夫妻你依我依的爱固然美好,但老年夫妻你恩我爱的情,经过岁月的沉淀,愈发醇美与可贵,让人的心灵经受洗礼和升华。

在我居住的小区,常常看到三对这样的老年夫妻。旭日初升,一位老先生用自行车载着老伴儿去医院做血透。老先生慢慢地走着,老太太拉着他的衣角。老先

生原本伟岸挺拔的脊背,在十多载岁月、无数次这样场景的磨炼下开始弯曲。他们华发满头、容颜已改,可他们心心相印、默契如初。每遇到那位老先生,我总是默默地祝愿:老先生的脊背永远挺直,因为有许多爱需要承载呀!

另一对老年夫妻都已经80多岁,老先生腿脚不便坐在轮椅上,老太太每天推着他晒太阳、看风景。她不时把嘴贴在他的耳旁,说着他们才能听懂的话。看到老人的白发在风中交融,看到他们相视而笑,我心里充满感动。老太太对我说:“虽然他比我大3岁,可一直以来,我都把他当孩子看待。他病了以后,越来越像小孩子,我只能更细心地呵护他。”我久久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想那60个春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怎样一点一滴地凝聚成了深情的海洋。

还有一对老年夫妻,老先生得了中风,视力模糊,走路跌跌撞撞。医生都说很难恢复了,可老太太从不言放弃。她说,只要有一丝生机,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就要努力。在老太太的精心照顾下,老先生日渐康复,走路可以不用拐杖了。前些时,看到老太太在紫藤架下摇着蒲扇为老先生赶蚊子,老先生则惬意地喝着茶读着报,我的心里像掠过阵阵春风。都说文无定则,其实爱亦无定则,不然何来那千般风情、万般美妙。

女作家张晓风说:“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以前觉得不太理解,现在是澄澈在心了。

投稿/论坛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

一株做梦的蒲公英

◎郭玉琴



秋意渐深,我从小巷子里出来的时候,特意裹上了一条米白色的丝巾,将自己的脖子遮蔽,用心慰藉自己。在这个季节里,出门一抬头望天,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天高云淡。这个时候一些事物都在叶落果熟后开始审视自己的平淡。

天高云淡,让我觉得疏离大地上的某些事物也是理所当然的。此刻我出门,匆匆去会一个多年未谋面的朋友,是老朋友,老得可以让我们在岁月里一起回味过去曾经听过的那些老情歌了。时间是仓促的,人是生疏了很久的,偏偏我在小巷子的拐角又把目光涣散了。不经意的一抬头,不是那种很刻意地去在乎,但是我就是不能熟视无睹,因为我们已经邂逅了。墙根长着一株蒲公英。它在等我吗?像等过我的那些岁月里走失的老朋友?它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不言不语,但是有梦吃,我听到了,在秋风摇曳里,点头,一遍,一遍,像重复着同一个不能醒来的梦境。

在秋天的风声鹤唳里,这些年我常失望于一群大雁的集体逃亡,但我从来不会失望于一株蒲公英的。它只会安守在原地将自己的是一场梦做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哪怕所有的梦都被风吹散,它也会随那些梦一起漂泊,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它的心在,梦就在。虽然在

这里只邂逅一眼,但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我很早就和它有过交集。

我望蒲公英一眼,就黯然了。因为我也做过一株蒲公英那样的梦,在这个城市里,吃语,等过花开果熟。很多年,在梦里梦外跋涉,风雨无阻,然而到最后,我只有一颗破碎的心,不忍在命运里说破。我与蒲公英本是同根花。在乡下的童年里,它陪伴过我,我也陪伴过它。但是那时我不叫它蒲公英,我叫它婆婆丁。喜欢在它开花结果后,长出毛毛球一样的身体,帮它实现流浪的愿望。在冬天无聊的时候,我走在田野上,对着婆婆丁吹出一口气,它就魂飞魄散了,带着它梦想的种子,去流浪、去转世投胎,开始生命的下一个轮回。

那时看着一株蒲公英的种子流浪、转世,开始一个又一个季节的轮回,我会向往。可惜的是,当我长大后离开乡土,像一株蒲公英一样流浪,寻找自己的梦想时,才发现我不是蒲公英。纵然人生在世,也是草木一株,但是我不能像一株蒲公英一样看到自己的前世和今生。说有上辈子的人,是在骗自己,说有下辈子的人,是在骗别人。蒲公英没有骗它自己,也没有骗我,一粒种子漂泊到天涯海角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安然生长,向阳而笑,而我不同,它开着同样的花,做着同样的梦,穿越千山万水,沧海桑田里还是那一颗为梦想执着流浪的心。可我这些年在流浪的岁月里,我的一颗初心还在吗?

当我一路上迈着急促的脚步赶向一个和老朋友约好的地点会合时,我的心里始终想着的不是一个老朋友多年不见了有了哪些变化,而是一株蒲公英是否记得我来时的初心。它在做梦,我在唱梦里我们一起唱过的岁月老情歌。人说情人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歌总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忘不了。

• 传记连载

邓小平传

(19)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经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和教育,部队不良的思想倾向和情绪得到纠正。到九月中旬,邓小平在他和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汇报说:

“极大多数的已经认识进军西南的重要意义,并感到将迅速完成最后进军及解放全中国而表示愉快和荣誉。”“目前部队的政治情绪是较好的,对进军西南已经造成跃跃欲试的状态。”(邓小平、张际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9月13日。)

二野部队中,有人将《走,跟着毛泽东走》歌曲的曲子,配上《走,向着大西南走》的词唱起来:

走,向着大西南走!
走,向着大西南走!
西南人民不能再等待,
他们正处在水火中;
他们要的是自由和解放,
好像是大旱盼露。
我们要的是民族的独立,
不能给美国当洋奴;
我们要的是生存和自由,
不能把生命当粪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几十万部队和干部进军大西南,需要筹集几百万斤粮食和几十万套冬装,后勤保障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二野进军大西南的任务确定后,邓小平即着手布置各项后勤保障工作。

部队从华东地区出发向湘鄂边集结,初时可以利用华东和华中地区的铁路运输。邓小平和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研究决定,三兵团和二野直属队全部由浦口乘车经徐州、郑州转武汉,以减少一个月时间的行程,并避免大量减员。到八月上旬,南渡进军中南的第四野战军已进至湘中、赣南。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信

四野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等,商量二野与四野相互配合的问题,并提出:“二野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路经华中地区,关于粮食、柴草供应方面,请格外予以帮助。”(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给林彪、邓子恢等的信,1949年8月10日。)

四野发扬协作精神,在给养及军运上对二野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九月初,二野第三、第五两个兵团按预定计划秘密出动南下。具体进军部署为:第五兵团主力经湘潭、湘乡向邵阳地区集结,然后西出贵州,占领贵阳、遵义,进而迂回川南,切断国民党军往云南的退路,并协同第三兵团主力川东作战;第三兵团和野战军指挥机关分别由芜湖、南京乘火车往郑州,经孝感、武汉等地向江陵、常德一线集结,然后直出川东,会同第五兵团歼灭重庆地区之敌。两兵团完成上述行动和任务后,再图在川西地区围歼胡宗南集团,进而占领全川。此前,第四野战军已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出动,先协同第四野战军出广东、广西,然后再由广西迂回昆明。

九月十日,邓小平起草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给林彪、邓子恢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通报和报告二野第三、第五两个兵团的进军部署,并提出“建议二野在通过华中地区时的作战事宜统归四野首长指挥,以求一致”。(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1949年9月10日。)

十二月二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这一建议。进军大西南的各项工作部署完毕并且部队已经出动后,邓小平于九月底从南京赶到北平,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汇报工作情况,同时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未完待续)

• 小说连载

首席医官

(7) ■文/谢荣鹏

“御医”的诊断

理出思路后,李正坤来到病床边,先是看了看吊瓶上的标签,确认病人正在输什么液,然后弯下腰,仔细观察着病人的气色,又翻开眼皮检查了眼底,最后轻声问道:“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累,冷,没有力气……”

冯玉琴此时已经被无休止的腹泻折腾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整个人虚弱至极。听到李正坤的问话,她需要强提一口气,才能勉强作答。

李正坤听到这里,心里已经有了基本的判断。他看病人的情况不好,也不再多问,扭脸对张仁杰道:“我们出去讨论吧,让病人好好休息。”

按照规定,医生一般是不能在病人面前讨论病情的,以免干扰到病人的情绪。

趁着大家都往外走,曾毅才有机会观察了一下病人。他不知道病人的身份,否则肯定会大吃一惊。眼前这个躺在病床上的患者,身上此时除了能看出虚弱外,哪还有半点第一夫人的架势。

床头的仪器,显示病人的体温是38.3摄氏度,而且已经持续了好几天。

一般人如果烧这么久,身体多少会出现津液减少的症状,比如口干舌燥、面红目赤,严重的甚至还会神志昏迷。但曾毅注意到了,眼前这个病人没有丝毫津液受损的迹象,刚才回答李正坤的问题时,她的神志也非常清醒,甚至她的嘴唇,此刻还隐隐泛青。

曾毅的眉头皱了一下。这说明病人虽然发烧,但却不是大热大燥之症,相反,她的体内还存在着寒气。所有的医生都已经出去了,曾毅也不好做进一步的观察,只能跟在队伍的后面走了出去。病房的门一关,外面的会客室就成了一个临时的会诊室。李正坤这才问道:“病人现在的排便情况如何?”听完医生的汇报,李正

坤微微点头,看来情况基本符合自己的判断,他道:“病人的肠道,很有可能是菌群失调。”

张仁杰捧出一份报告:“李老,这是我们之前做的结果,您请过目。”李正坤接过报告,先是扶了扶镜框,然后“啪啪”抖了两下报告,最后眯着眼睛看了起来。片刻之后,他放下报告:“看来我的判断没有错,根据涂片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原本应该寄生在肠道内的常住菌,数量变得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却检出了数量群体都极为庞大的过路菌。很明显,病人肠道内的菌群比例已严重失衡,这是非常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症。”张仁杰立刻露出钦佩之色,那表情好像是在表明:李主任真不愧是“御医”啊,水平就是高。“我完全认同李老的结论。”张仁杰第一个表示赞同。其他的医生也纷纷表示认同。

曾毅心里想,如果只用西医的诊断方法,换作是自己,也会是这个结论。曾毅虽然是搞中医的,但并非完全不懂西医,相反,他的西医水平甚至要比绝大多数医生还要高明,只是邵海波不知道罢了。陈高峰不甘人后,笑着夸道:“李老经验丰富,目光如炬,再复杂的病症到了您手上,那也是易如反掌。现在病情也清楚了,您就给订个治疗方案吧。”

这个马屁让李正坤非常受用,但他并不着急出方案,而是看着张仁杰:“抗生素用过了吧?”

“用了,用到了规定剂量的1.2倍,但……”张仁杰说到这里,就摇了摇头,表示抗生素疗法对冯玉琴无效。

“那菌群促进剂呢?有没有配合着一起使用?”“也用过了……”张仁杰再次摇头。李正坤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凝重的表情。抗生素无效,菌群促进剂也无效,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就有点棘手了。眼下病人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采用更温和的保守疗法,病人怕是等不及了,但采用激进的疗法,病人的身体又难以承受。

明日关注:灌肠疗法